

论著·临床研究

老年乳腺癌家庭主要照顾者未满足需求与
负性情绪的相关性分析*贺晓华^{1,2}, 谌永毅^{3△}, 季静芬¹, 李 辉², 龚有文¹, 张整洁², 肖亚洲³, 陈 茜⁴

(1. 南华大学护理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0; 2.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湖南 长沙 410011;

3. 湖南省肿瘤医院, 湖南 长沙 410031; 4.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湖南衡阳 421000)

[摘要] **目的** 了解老年乳腺癌家庭主要照顾者未满足的需求、焦虑、抑郁的现状及其相关性。**方法** 采用老年乳腺癌家庭主要照顾者未满足需求问卷、焦虑、抑郁量表通过便利抽样法在长沙市 2 所三甲医院对 203 例老年乳腺癌家庭主要照顾者进行横断面现状调查。**结果** 老年乳腺癌家庭主要照顾者未满足需求总分为(45.97±12.77)分, 条目均分为(2.19±0.61)分, 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各维度评分最高的是应对未来的担忧的需求[(2.42±1.13)分], 评分最低的是个人与情绪的需求[(2.10±0.58)分]。Spearma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老年乳腺癌家庭主要照顾者负性情绪与未满足需求呈正相关($P<0.05$)。**结论** 老年乳腺癌家庭主要照顾者的未满足需求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护理人员应重视老年乳腺癌家庭主要照顾者的需求, 根据未满足的需求制定干预方案, 从而降低老年乳腺癌家庭主要照顾者的未满足需求, 促进其心理健康。

[关键词] 老年乳腺癌; 家庭主要照顾者; 未满足需求; 焦虑; 抑郁

DOI:10.3969/j.issn.1009-5519.2023.05.011 **中图法分类号:**R736

文章编号:1009-5519(2023)05-0771-05

文献标识码:A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unmet needs and negative emotions among
the main caregivers of elderly breast cancer family***

HE Xiaohua^{1,2}, SHEN Yongyi^{3△}, JI Jingfen¹, LI Hui², GONG Youwen¹,
ZHANG Zhengjie², XIAO Yazhou³, CHEN Xi⁴

(1. School of Nurs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Hunan 421000, China; 2.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11, China; 3. Hunan Cancer Hospital, Changsha, Hunan 410031, China; 4.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Nanhua, Hunan 421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and correlation of unmet need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mong the main caregivers of elderly breast cancer family.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among 203 main caregivers of elderly breast cancer family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the unmet needs questionnair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and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in two tertiary hospital in Changsha. **Results** The total score of unmet needs of the main caregivers of the elderly breast cancer family was (45.97±12.77), and the average score of items was (2.19±0.61) points, which was at a upper-middle level. The need to deal with worries about the future scored highest in each dimension and the need to deal with personal and emotional needs scored lowest [(2.42±1.13) score and (2.10±0.58) score, respectively].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main caregivers of elderly breast cancer familie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unmet needs ($P<0.05$). **Conclusion** The unmet needs of the main caregivers of elderly breast cancer families are at a upper-middle level. Nurs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needs of the main caregivers of elderly breast cancer families and formulate intervention programs according to the needs, so as to reduce the unmet needs of the main caregivers of elderly breast cancer families and promote their mental health.

* 基金项目: 湖南省科技厅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重点研发项目(2020SK2121); 湖南省肿瘤医院“科研攀登计划”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基金(YF2020010);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20JJ4417); 2022 年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科研基金课题(202214023433)。

作者简介: 贺晓华(1991—), 硕士研究生在读, 主要从事普外科护理工作。 △ 通信作者, E-mail: 414700595@qq.com。

[Key words] Elderly breast cancer; The main caregiver of the family; Unmet needs; Anxiety;

Depression

乳腺癌(BC)是目前全球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1]。近年来,随着乳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逐年增高及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乳腺癌人数也急剧上升,疾病负担日益增加,现已成为全球重点公共卫生问题^[2]。65 岁以上的妇女已成为乳腺癌人口中的一个突出群体,约有 50% 的新发乳腺癌发生在 65 岁及以上妇女中^[3]。在老年乳腺癌患者诊治和康复的过程中,家庭主要照顾者是患者的主要帮助和支持来源^[4],由于老年乳腺癌治疗时间长且合并较多合并症^[5],同时大部分家庭主要照顾者很少甚至没有接受正式培训的情况下承担了重要且艰巨的角色,导致其产生沉重的身体、情感和经济负担。照护者在患者疾病的不同阶段都会有相应的支持性护理需求,包括信息、身体、心理、财务、癌症护理服务等。有研究结果显示,当照顾者的实际需求超过其应对能力时,照顾者就会感到身体、心理、社会及经济等方面的压力,这些压力使得照顾者出现各种需求,当这些需求未得到满足时,会严重影响其心理健康,因此对于家庭主要照顾者的未满足需求关注有重大意义^[6]。本研究通过了解老年乳腺癌照顾者未满足需求、焦虑、抑郁现状,为临床实施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为临床护理提供实践指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1 年 8 月至 2022 年 5 月入住长沙市 2 所三甲医院乳腺外科符合纳排标准的老年乳腺癌家庭主要照顾者进行调查。家庭主要照顾者纳入标准:(1)老年乳腺癌患者的主要照顾者(若有 2 个以上,选择承担主要照顾责任的照顾者);(2)年龄大于或等于 18 岁;(3)可以理解研究内容并能与研究正常沟通交流;(4)同意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1)被雇佣的护工;(2)精神状态不稳定或有认知损害不能填写问卷者;(3)近 3 个月内参与了其他研究。患者纳入标准:(1)病理学或组织学诊断为乳腺癌;(2)年龄大于或等于 60 岁;排除标准:无人照顾或生存期小于 6 个月的乳腺癌患者。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1.2.1.1 一般资料调查表 在查阅文献、专家咨询的基础上自行编制一般资料问卷,包括照顾者信息和患者信息。照顾者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共 10 个问题。患者信息包括年龄、性别等 7 个问题。

1.2.1.2 未满足需求问卷(SPUNS-SF) SPUNS-

SF 是由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SANSON-FISHER 教授研究团队于 2012 年对 SPUNS-SF 进行简化与信效度测试研究发展而成,后经韩媛^[7]翻译成中文版和重新校验信效度,共含 21 个条目,5 个维度:信息需求(6 个条目)、应对未来的担忧需求(3 个条目)、经济需求(2 个条目)、医疗服务获取及其连续性的需求(5 个条目)、个人与情绪需求(5 个条目)。每个条目选择 likte-5 点计分,0~4 分依次代表“没有未满足需求”至“非常高未满足需求”,每个条目的得分分为 3 个等级,0 分代表“没有”,1 分或 2 分代表“低至中等程度”,3 分或 4 分代表“高程度”未满足需求。分值越大代表该维度未能满足的需求程度越高,总分即为 21 个条目计分之总和,总分介于 0~84 分。经汉化的 SPUNS-SF 总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4,各维度 Cronbach's α 系数介于 0.87~0.95。

1.2.1.3 广泛焦虑量表(GAD-7) GAD-7 是基于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IV)建立的焦虑自评量表,由 7 个条目组成,每个条目答案由 4 个选项构成,分别为完全不会、几天、超过 1 周、几乎每天,相应的分数分别为 0、1、2、3 分,总分为 21 分,总分大于或等于 5,≥10 分和大于或等于 15 分分别代表轻度、中度和重度焦虑水平。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98,分界值为 10 分时,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86.2%和 95.5%^[8]。

1.2.1.4 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 PHQ-9 根据 DSM-IV 抑郁障碍的 9 项症状制定,因简短、易操作而广泛应用于科学研究及临床中。每个条目答案由 4 个选项构成,分别为完全不会、几天、一半以上的日子、几乎每天,相应的分数分别为 0、1、2、3 分,PHQ-9 总分值范围为 0~27 分,分值为 5、10、15、20 分,分别为轻度、中度、重度、极重度抑郁程度分界值。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57,以 10 分为分界值时灵敏度为 91%,特异度为 97%,Kappa=0.884^[9]。

1.2.2 资料收集方法 由研究者本人及相关科室已培训的责任护士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发放前征得照顾者的同意并向其解释说明研究的意义,采用统一指导用语,由照顾者独立填写问卷,不能填写者由发放问卷研究人员帮助其填写,填写后再当场回收。本研究共回收问卷 213 份,10 份问卷信息缺失被排除,回收 203 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5.3%。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6.0 统计软件对所获

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百分比描述;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bar{x} \pm s$ 表示。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照顾者未满足需求与焦虑、抑郁的关系。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老年乳腺癌家庭主要照顾者及患者的一般资料 共调查 203 例老年乳腺癌家庭主要照顾者,平均年龄(61.04 ± 8.99)岁,男性(74.4%),已婚(86.2%),照顾者以配偶为主(55.1%);患者均为女性,平均年龄(64.97 ± 4.57)岁,大部分患者(90.1%)有医保。超过 50.0% 被诊断为 2 期(61.6%)。其他资料见表 1。

表 1 老年乳腺癌家庭主要照顾者及患者的一般资料($n=203$)

项目	<i>n</i>	构成比(%)
照顾者一般资料		
性别		
男	151	74.4
女	52	25.6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27	13.3
初中	44	21.7
高中/中专	65	32.0
大专	35	17.2
本科及以上	32	15.8
婚姻状况		
已婚	175	86.2
未婚	6	3.0
离异/丧偶	22	10.8
居住地		
市区	88	43.4
县城	36	17.7
农村	79	38.9
在职情况		
有工作	69	34.0
无工作	56	27.6
退休	78	38.4
与患者的关系		
配偶	112	55.1
子女	51	25.1
其他	40	19.8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		
<1 000	15	7.4
1 000~<3 000	62	30.6
3 000~<5 000	81	39.9

续表 1 老年乳腺癌家庭主要照顾者及患者的一般资料($n=203$)

项目	<i>n</i>	构成比(%)
5000~<8 000	36	17.7
≥8 000	9	4.4
自身健康感受		
极好	21	10.3
良好	122	60.2
一般	49	24.1
较差	11	5.4
是否有他人协助照顾		
无	154	75.9
有	49	24.1
患者一般资料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13	6.4
初中	36	17.7
高中/中专	66	32.5
大专	69	34.0
本科及以上	19	9.4
有无医保		
无	20	9.9
有	183	90.1
疾病分期		
1 期	14	6.9
2 期	125	61.6
3 期	11	5.4
4 期	53	26.1
是否有转移		
否	38	18.7
是	110	54.2
不确定	55	27.1
日常生活自理情况		
基本自理	107	52.7
部分自理	87	42.9
无法自理	9	4.4

2.2 老年乳腺癌家庭主要照顾者未满足需求得分情况 老年乳腺癌家庭主要照顾者未满足需求各维度及总得分情况。乳腺癌生存者未满足需求总得分为(45.97 ± 12.77)分,条目均分为(2.19 ± 0.61)分。见表 2。

2.3 老年乳腺癌家庭主要照顾者焦虑、抑郁得分情况 老年乳腺癌家庭主要照顾者 GAD-7 总分为(9.67 ± 5.54)分,PHQ-9 总分为(10.09 ± 6.14)分,焦

虑发生率为 80.8%，抑郁发生率为 76.4%。见表 3。

表 2 老年乳腺癌家庭主要照顾者未满足需求各维度及总得分情况($\bar{x} \pm s$, 分, $n=203$)

维度	得分范围	实际得分	条目均分	排序
信息需求	0~24	13.00±4.88	2.17±0.81	3
应对对将来担忧的需求	0~12	7.27±3.40	2.42±1.13	1
工作与经济的需求	0~8	4.29±1.59	2.15±0.80	4
医疗服务获取及其连续性的需求	0~20	10.91±4.33	2.18±0.87	2
个人与情绪的需求	0~20	10.51±2.88	2.10±0.58	5
总分	0~84	45.97±12.77	2.19±0.61	—

注：—表示无此项。

2.4 老年乳腺癌家庭主要照顾者未满足需求与焦虑、抑郁的相关性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老年乳腺癌家庭主要照顾者焦虑、抑郁与未满足需求各维度及

总分呈正相关($P<0.05$)。见表 4。

表 3 老年乳腺癌家庭主要照顾者焦虑、抑郁程度及得分情况($n=203$)

项目	焦虑/抑郁程度	频数(n)	百分比(%)	得分($\bar{x} \pm s$, 分)
GAD-7	无	39	19.2	9.67±5.54
	轻度	89	43.8	
	中度	33	16.3	
PHQ-9	重度	42	20.7	10.09±6.14
	无	48	23.6	
	轻度	39	19.3	
	中度	77	37.9	
	重度	21	10.3	
	极重度	18	8.9	

表 4 老年乳腺癌家庭主要照顾者未满足需求与焦虑、抑郁的相关性(r)

项目	信息需求	应对对未来的担忧的需求	工作与经济的需求	医疗服务获取及其连续性的需求	个人与情绪的需求	未满足需求总分
GAD-7	0.264 ^a	0.557 ^a	0.419 ^a	0.509 ^a	0.677 ^a	0.575 ^a
PHQ-9	0.338 ^a	0.539 ^a	0.463 ^a	0.585 ^a	0.633 ^a	0.616 ^a

注：^a $P<0.001$ 。

3 讨 论

3.1 老年乳腺癌家庭主要照顾者未满足需求现状

本研究结果中老年乳腺癌家庭主要照顾者的未满足需求总得分为(45.97±12.97)分,条目均分为(2.19±0.61)分,这与 HAN 等^[10]调查 1 026 例恶性肿瘤家庭主要照顾者未满足需求结果基本一致,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由于中国经济仍处于发展阶段,人口较多,医疗护理人员不足,我国对照顾者的关注不够。事实上,家庭照顾者作为一个群体,很容易被公共卫生和社区服务及医院所忽视^[11]。各维度评分最高的是应对对未来的担忧的需求,其原因可能是害怕肿瘤的复发,由于害怕失去亲人而感到无助、绝望。评分最低的是个人与情绪的需求,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照顾者将照顾患者视为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以至于他们容易忽视个人尚未满足的需求,更加重视家庭成员的健康,这可以解释在这项研究中个人和情感需求水平相对较低的原因。

3.2 老年乳腺癌家庭主要照顾者焦虑、抑郁水平较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照顾者焦虑、抑郁的发生率接近 80%,这与学者 CHENG 等^[12]的关于中青年肿瘤患者照顾者的研究结果相似,老年乳腺癌家庭主要照顾者的心理健康值得关注。首先,由于照顾者自身情

况、所承担的照护责任、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的差异,癌症患者照顾者的需求普遍存在^[13],并严重影响照顾者的身心健康,照护过程中可能出现不同的生理^[14]、心理、社会支持需求^[15]。长时间的照护使照顾者无法有更多的时间进行休息,睡眠不足,其心理状态也会受损。同时,照顾者 80%是患者的配偶及其子女,而在 1979—2015 年我国实行“一胎”政策^[16],核心家庭已成为主要的家庭类型,平均家庭规模已缩小至约 3 人,同时,当患者患病时,他们的独生子女刚好完成生育。因此,照顾者除了面临照顾患者,在这个核心家庭中,由于传统观念是长辈帮忙协助抚养后代及高价的人力成本,老年乳腺癌照顾者可能还有年幼的第三代需要照顾,除了照顾肿瘤患者,这将进一步增加照顾者的心理负担。

3.3 老年乳腺癌家庭主要照顾者未满足需求与焦虑、抑郁的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老年乳腺癌家庭主要照顾者的未满足需求与负性情绪呈正相关。国内学者高蔚等^[17]关于乳腺癌患者照顾者的照顾需求状况及相关因素研究,发现除医护人员维度,其他维度与焦虑、抑郁呈正相关($P<0.05$)。导致结果不同的原因可能是研究群体及使用量表的不同。从表 4 中可以看出,对未来的担忧的需求、信息相关

的需求、个人和情感需求、信息的需求、医疗服务获取及其连续性及经济需求是与他们的焦虑、抑郁相关的最紧密的因素。鉴于此,护理人员应了解照顾者的需求,提供个性化管理方案,同时选择科学高效的方法开展健康教育,降低其焦虑、抑郁水平,这样有助于降低照顾者的未满足需求,以改善照顾者的心理状态,从而促进患者的心理健康,改善照顾者及患者的健康结局。

综上所述,本研究所调查的老年乳腺癌家庭主要照顾者未满足需求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焦虑、抑郁水平较高,未满足需求随着焦虑抑郁水平升高而增加。因此,医护人员应根据患者的特点提供个性化的管理方案,从而降低照顾者的未满足需求水平,促进其心理健康。

参考文献

- [1] AKRAM M, IQBAL M, DANİYAL M, et al. Awareness and current knowledge of breast cancer[J]. *Biol Res*, 2017, 50(1): 33.
- [2] WU C, LI M, MENG H, et al. Analysis of statu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ancer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in China[J]. *Sci China Life Sci*, 2019, 62(5): 640-647.
- [3] HOLMES C E, MUSS H B.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breast cancer in the elderly[J]. *CA Cancer J Clin*, 2003, 53(4): 227-244.
- [4] 张一帆, 赵培, 郭员志, 等. 乳腺癌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照顾负荷的研究进展[J]. *中华护理教育*, 2021, 18(5): 470-474.
- [5] JOHANSSON A L V, TREWIN C B, HJERKIND K V, et al. Breast cancer-specific survival by clinical subtype after 7 years follow-up of young and elderly women in a nationwide cohort[J]. *Int J Cancer*, 2019, 144(6): 1251-1261.
- [6] LEUNG D Y P, CHOY Y P, LING W M, et al. Validation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version of the support person's unmet needs survey-short form[J].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2019, 16(21): 235-239.
- [7] 韩媛. 胃肠恶性肿瘤腹腔热灌注化疗个案管理护理实践模式的构建[D]. 广州: 广州医科大学, 2017.
- [8] 王贝蒂. PHQ-9 和 GAD-7 在恶性肿瘤患者中的应用研究[D]. 长沙: 中南大学, 2013.
- [9] 吕兰竹, 周月英, 苏泳诗. GAD-7 和 PHQ-9 调查分析综合医院住院患者焦虑抑郁状况[J]. *中国现代医药杂志*, 2017, 19(3): 47-49.
- [10] HAN Y, ZHOU Y, WANG J, et al. Chinese version of the cancer support person's unmet needs survey-sort form: A psychometric study[J]. *Eur J Cancer Care (Engl)*, 2019, 28(2): e12963.
- [11] HU X, PENG X, SU Y, et al. Caregiver burden among Chinese family caregivers of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A cross-sectional survey[J]. *Eur J Oncol Nurs*, 2018, 37: 74-80.
- [12] CHENG Q, NG M S N, CHOI K C, et al. Unmet needs, anxiety, depression, and quality of life among caregivers of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with cancer: A cross-sectional study[J]. *Asia Pac J Oncol Nurs*, 2022, 9(10): 100108.
- [13] KIM Y, CARVER C S, TING A. Family caregivers' unmet needs in long-term cancer survivorship[J]. *Semin Oncol Nurs*, 2019, 35(4): 380-383.
- [14] BUTOW P N, PRICE M A, BELL M L, et al. Caring for women with ovarian cancer in the last year of life: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caregiver quality of life, distress and unmet needs[J]. *Gynecol Oncol*, 2014, 132(3): 690-697.
- [15] ULLRICH A, ASCHERFELD L, MARX G, et al. Quality of life, psychological burden, needs, and satisfaction during specialized inpatient palliative care in family caregivers of advanced cancer patients[J]. *BMC Palliat Care*, 2017, 16(1): 31.
- [16] HESKETH T, LU L, XING Z W. The effect of China's one-child family policy after 25 years[J]. *N Engl J Med*, 2005, 353(11): 1171-1176.
- [17] 高蔚, 高蕾, 朱松颖, 等. 乳腺癌患者照顾者的照顾需求状况及相关因素研究[J].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2017, 33(29): 2251-2254.

(收稿日期: 2022-10-31 修回日期: 2022-12-31)